

鉅富祕法

人人都可以達到個人財務上的目標，只要了解並實行成功的法則。

The Millionaire's Secrets

Mark Fisher◆著 魯智◆譯

鉅富祕法

The Millionaire's Secrets

Mark Fisher◆著 魯智◆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鉅富秘法 / Mark Fisher作；魯智譯。--初版
--臺北市：方智，1998〔民87〕
面；公分。--(生涯智庫：8)
ISBN 957-679-533-8 (平裝)

1. 成功法

177.2

8700077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方智出版社
FINE PRESS
◎ 生涯智庫 8

● 定價 220 元

鉅富秘法

作者 / Mark Fisher
譯者 / 魯智
發行人 / 曹又方
出版者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五七九六六〇〇 (代表號)
傳真 / 五七九〇三三八·五七七三三一〇
郵撥帳號 / 一二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116-1號
責任編輯 / 沈素娟
校對 / 楊嘉瑤 · 沈素娟
美術編輯 / 張志如
原書名 / The Millionaire's Secrets
原出版者 / Simon & Schuster Inc.
版權代理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詹文凱律師
印 刷 / 祥峯印刷廠
一九九八年三月 初版
一九九八年四月 二刷
ISBN 957-679-533-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8 by Fine Press
Copyright (c) 1996 by Mark F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ES48.4
9803

F

目錄

被工作困住	005
得到第一次大機會	017
得回他的翅膀	027
經驗到失敗	035
了不起的乞丐	041
像鉅富般思考	049
同時成為圓丁與玫瑰	055
學習專注	065
信心的力量	077

目 錄

患了思鄉症	087
生命的祕密意義	097
達成了他的命運	107
最困難的決定	119
選擇光明或黑暗	129
果敢地付諸行動	135
體驗到羞辱	141
永恆的生命	151
目標的力量	161

140473466

目
錄

思索失去的生命	175
堅毅不撓的價值	181
賭下一切	195
談判的藝術	207
智取狡狐	217
受苦的理由	229
愛的尊貴	247
後記	259

被工作困住

當約翰·布雷克——一個三十二歲的年輕人，體格不魁武，但看起來算是有活力——在他那布魯克林區簡單而有點雜亂的公寓醒來時，他明白現在已經是九點半了。也就是說他遲到了。他的鬧鐘不是沒響，就是他忘了調好。

沒時間沖個澡了，所以他用冷水洗洗臉，梳子掠過頭髮，吞下一顆維他命丸，然後，感覺他這一天應該需要所有可得的能量，就又吞了第二顆；最後，為了好運，又吞了第三顆。他飛快的穿好衣服——穿上前一晚他脫下後扔在椅子上的衣服；由於領帶仍然繫在他的襯衫上，他就把整件衣服像運動衣般從頭穿套起來。那輛被近乎儀式性地維修保養的六五年老野馬敞篷車，試了四、五次之後總

算發動起來。他懊惱的想著：「希望今天我根本沒起床。」

在格萊斯東廣告公司，座落於麥迪遜大道一棟年代久遠，但完全翻新的建築物中，約翰的秘書，露意絲，以擔憂的眼光迎接他。

「你到哪裡去了？格萊斯東在發怒。他到處找你。會議在五分鐘之內就要開始了，他一定要在會議前見你，還有蓋特也是。」

「鬧鐘壞了。」約翰喃喃地說，消失在他的辦公室裡，開始翻找桌上的一堆堆文件。他的秘書跟著他進來。

「庫伯檔案在哪裡？」約翰問，背對著她。

「在這裡。」露意絲回答，笑容平靜地把檔案遞給他，就像她平日的效率，她早已準備妥當。

「謝謝妳。」他說，接下那大紙夾，裡面有庫伯公司的標誌，一隻要促銷的鞋子的照片，及一男一女的圖片。

「請給我一杯咖啡，露意絲。」約翰又說，點燃一根香菸。

庫伯皮鞋公司委託格萊斯東廣告公司宣傳一種新式的男鞋，具有隱藏的鞋跟，能使穿著者的身高增加三吋。那張廣告設計是約翰的點子，上面是一位非常優雅——而且非常高——的女仕走在第五街上，對著一個穿著庫伯皮鞋而「長高」到適合身高的男子拋媚眼。

唯一的問題是文案，應該在今天上午的會議中就要提出來，但是根本還沒有寫。他什麼都想不出來，雖然這幾年來他被認為是公司裡最傑出的撰稿員。

他緊張地吸著菸，試著去召喚出那很少讓他失望的靈感。但是他的頭腦一片空白，彷彿他在很久以前就耗盡了他僅存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他參考著他在這個禮拜裡胡亂寫下的筆記，一頁頁的文字、名稱、引人注意的標題、對話。但似乎什麼都不對。細小的汗珠出現在他的前額。他必須要想出些什麼，而且要快，非常快。

露意絲端進了一杯冒煙的黑咖啡後不久，他的老闆比爾·格萊斯東也進來了。跟著是詹姆士·蓋特。矮小而又完全禿頭的格萊斯東精力充沛，細小的藍眼珠中

反射著近乎兇猛的光芒。

「你到哪裡去了，約翰？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嗎？」他脫口而出，敲著他的錶。「你在玩弄你的運氣，孩子。這是個三十萬元的案子。公司可丟不起。你也是。」他以稍帶威脅的口氣補充說，「讓我看看你設計了些什麼。」

約翰還來不及回答，他的老闆已傾身越過桌面，凝視著那張男女的圖片。他臉上出現了驚訝與警戒的表情，吼叫道，「文案呢？我不懂你在搞什麼。會議還有兩分鐘就要開始了！」

「我還無法確定。」約翰邊說邊拿起他的筆記。

格萊斯東懷疑地望著那些筆記，十幾頁都是約翰工整的筆跡，他叫道，「你要我拿這些來做什麼？」

詹姆士·蓋特——一個英俊的男子，金髮藍眼，比約翰整整高了一個頭，走上前來看看那照片，也注意到空白的文案。由於他是負責報告的人，所以他有理由擔心，臉色發白。

「我不知道這幾個禮拜你是怎麼回事，約翰，但是你真的和以前不大一樣了。」

「這幾個禮拜……」約翰想。其實是這幾個月——事實上是一年，也許還要更久。

已經有好久一段時間他都感覺到一種可怕的預感：如果他還在等待，就會太遲了。他會失去了夢想的力量，就像他許多在職場上「陣亡」的同事一樣。他真正想要做的，是開一家自己的廣告公司，或寫一部電影劇本，但是他一直沒有勇氣這麼做。他感到窒息與困陷。

「來吧，約翰，給我們一些東西，讓我們脫離這一片混亂！」格萊斯東叫道。
「我們要怎麼辦？」蓋特問。

「你呢？你有沒有什麼主意？」老闆問著蓋特。

蓋特不是個動腦的人，想到要他用不完整的資料做報告就不禁使他驚慌失措。

「我不知道，我們可以說……呃……」

約翰沒有在聽。他的老作家似乎有了反應，終於找到了他要的東西。約翰以優美的筆跡仔細地在圖片上加了一段字：「只有『他』知道自己比較矮。而當她發現時已經太遲了，因為他們倆都已光著腳……」

格萊斯東讀了文字，大笑出來。「好極了！」他說，「好極了！」

蓋特讀了也笑了，雖然他的笑比較壓抑，幾乎是很客氣的。他總是羨慕約翰的才氣，但他安慰自己，他賺的錢有約翰的兩倍多，而且公司的成功宣傳總是歸功於他。

「希望客戶也像你一樣喜歡。」蓋特說，仍然有些懷疑地。

約翰沒有說什麼，對於自己能夠在此壓力下，想出老闆認為好極了的文案而感到鬆了口氣，就像隻剛下了金蛋的鵝。同時他也感到有點失望，因為發覺自己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博取老闆的贊賞——或藐視——僅僅靠著丟出一兩行字句，而且是他感到平庸的字句，離好極了還差得很遠。

「走吧，」格萊斯東說，拿起圖片。「客戶在會議室裡等著我們呢。」

約翰跟隨他的老闆與蓋特到會議室，那裡已坐著三位庫伯公司來的代表，全都穿著嚴肅的西服，正在聊天與喝咖啡。

握手與介紹過後，蓋特把約翰的圖片放在一個大架子上，掀起封面，展現出他們廣告公司所設計的宣傳計畫。蓋特是個販賣陳腔濫調的大師，然而使它們聽起來新鮮而有創意，且一點也不會臉紅地盜用別人想法的，則大部分是約翰。約翰越來越焦躁地喝著他的咖啡，每次在如此的會議時，這種感覺都會無法避免地控制著他。

「怎麼樣，你們覺得如何？」格萊斯東在蓋特說完後問。

三個客戶把頭湊在一起幾秒鐘，低聲說了些話，造成了些許的懸疑氣氛。然後喬治及庫伯說，「我們很感興趣，我們決定做了。」

「好，」格萊斯東宣布，「歡迎加入格萊斯東大家庭。」然後遞出兩份合約書，客戶當場就簽了。

格萊斯東收回公司的備份。三個客人站起來，經過再一次客氣地握手，離開了會議室。他們一走，格萊斯東便轉身面對蓋特，一臉滿意的神情。他們倆舉掌互招。

「又多了一個客戶，我親愛的副總裁。」

「副總裁？」蓋特說，很驚訝，假裝不懂。

「不錯，從今天開始，你是我們的新副總。」

「我感到很榮幸，先生。謝謝您。」

若是換成別人，一定會感到沮喪。但是約翰在很久以前就對這種事情見怪不怪了。

在走之前，格萊斯東轉向約翰。「噢，對了，約翰，我也要恭賀你。你瞧，當我要你做那些更改時，我說得沒錯。你做得非常好，真的很好。」

「謝謝。」約翰勉強地說。

格萊斯東準備加入在門口等待的蓋特，蓋特正在那裡回味他的升級，格萊斯

東又轉身對約翰說，「喔，別忘了星期一對俄國代表的報告。那是個大案子，七位數的生意。我不知道那些俄國佬從哪裡來的錢，但我覺得他們沒有以前那麼共產了！」他高聲笑著，顯然對自己的小笑話感到驕傲。「我要看到真正卓越的東西，好嗎？你這個週末沒有別的計畫吧？」

「沒有，什麼都沒有。」約翰說。

每次都是如此。由於他尚未結婚，沒有家庭義務，他的老闆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在週末沒有事好做——或在其他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可以不斷地加班，獻上無限的忠誠，彷彿廣告就是他唯一的熱愛。

他很想就此撒手不管，當場辭去工作。但是他不能。他沒有任何積蓄，可以讓他「家裡蹲」。事實上，他欠了一屁股的債，已經好幾個月無法使用他那早就超額的信用卡了。

當天晚上，他下班後的第一件事——他在早上的匆忙中完全忘了——就是去看報紙，看他是否中了樂透獎。結果他沒有，於是他丟掉獎券，又買了兩張，

盡最大努力好好填上數字，彷彿這樣可以影響他的運氣。然後他回家，腋下夾著厚厚的蘇俄佬檔案，很沮喪的想著必須要工作一整個週末。

這幾個月來，他一直深受所謂的「週末症候群」所苦。在平常日子時，工作繁重，他沒有時間想他的生命，想他已經三十二歲了，還是光棍一個，無妻無子，也沒有社交生活可言。但是當週末來臨時，他就發現自己必須面對他生命的空虛。這使他痛苦。他覺得自己正過著一種不正常的生活。這種感覺深深折磨著他。他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深刻的改變。

事實上，一連三晚他都含淚地午夜夢迴，每次都幾乎要發現了他悲哀的原因。他夢到一隻美麗的藍堅鳥——他小時候最喜歡的鳥——而翅膀被剪斷了，他立刻明白這隻無翼的鳥不是別人，就是他自己。

他不僅覺得孤獨難耐，也不知原因何在。身為一個生性浪漫的人，雖然有過幾次令人失望的關係，他仍然相信愛。也許他太苛求了，錯過了機會——如他父親所說的，錯過了好時光——因為他沒有給予那些對他感興趣的女人什麼機會